

清枫聆心



与君明珠

浩瀚花海，浮沉乱世，只谋一人，只谋一世
这世间最好的爱情，莫过于你懂我

掌事

壹



继《庶女攻略》后最励志的红颜生存法则
起点超人气古言长卷
全套赠送当红插画家ENO倾情手绘精美海报
全新增补情节 + 超长独家番外 完美终极典藏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掌事

清枫聆心
著

与君明珠



壹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掌事 壹/清枫聆心著.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2015.9

ISBN 978-7-5339-4084-3

I. ①掌… II. ①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 283918 号

责任编辑 陈 潇
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
内文设计 吕翡翠
责任校对 陈 玲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掌事 壹

清枫聆心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网址 www.zjwycbs.cn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印刷 浙江万盛达实业有限公司
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开本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
字数 319千字
印张 16.25
插页 1
版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084-3
定价 32.0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目
录

第九章	第八章	第七章	第六章	第五章	第四章	第三章	第二章	第一章
你知我知	江氏心思	嫁是不嫁	谁家二郎	慈念偏行	秋后算账	玉堂争春	上都贵人	牡丹花开
113	102	091	080	066	045	029	015	001



目
录



第十七章	第十六章	第十五章	第十四章	第十三章	第十二章	第十一章	第十章
玉陵飘香	移花接木	落幕的戏	与君明珠	冤家路窄	第一贪官	惊鱼惊魂	江上无波
240	225	209	193	177	162	149	133

乌瓦鸦鸦连天。

檐上一角蹲坐风兽，爪覆青石球，大嘴张獠牙。

午后春水浇夏枝，银杏吐新绿，伸出墙外数枝。丛丛如孩童稚齿，风动喜人。

守院门的丫头坐着木凳倚着树，半梦半醒。旧铜簪绾髻，且随困顿点点的脑袋，在阳光下发出幽幽的光。除了雀鸟啾啾，再无人声。

啪！啪！门上铜环齐震。

鸟儿惊起。丫头眼睛顿时瞪圆了。

“谁呀，拣好时辰来？不知道姑娘歇午觉呢？”抱怨扰梦，却不敢大声，怕是哪个主子。

啪啪！这就急了。

丫头才挪门，就让门外头的力给冲后了几步。

俗话说，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怎样的仆人。

等看清来人，丫头就敢说话了：“安妈妈，您这赶的，让狗追了吧？”

安婆子啐了一口，倒是没真脾气，笑得一脸褶子，“狗没追，却叫喜鹊啄了。绿菊，姑娘在不？往屋里给我报一声去。”

绿菊见太太跟前最得力的管事婆子居然忍了她这回，就知定然有好事。不过，前头的好事落到这院里来，不见得真是好事就是了。

“安妈妈，您歇口气。”一扭身，她就从矮桌上倒了杯茶，“方沏了一刻，还温着。天不凉不热的，喝着舒心。您又不是不知道，姑娘最近需养神，过午就歇半个时辰，



这会子正睡着呢。要不，您慢慢喝，咱俩说个散话，等屋里有了动静，我即刻就给您传去。”

“哎哟，这是能等的事吗？前头各房都喜得不得了，丫头们伺候着几位姑娘，脚不沾地。你们倒是闲。绿菊，赶紧帮我去瞅瞅，没准姑娘醒了。”安婆子嘴上笑不停。

绿菊是二等丫头，安婆子是一等老仆妇，今日这婆子却客气得非同寻常。

丫头是个机灵的，平素里各看着不顺，可伸手不打笑脸人，她也笑道：“烦请妈妈坐一坐，我去问问。”

“好丫头，多谢你。我就在外头候姑娘传。”安婆子笑得脸皮都僵了。

芙蓉花罗裙一动，绿菊往正屋里走。

安婆子一手茶碟一手盖，茶不再喝，盯着正屋方向，老脸就露出生厌的鄙夷，“主子不像主子，丫头不像丫头。”

绿菊挑竹帘进屋。梅骨叶竹半壁方眼铜炉里，淡淡一缕苍色，熏的是芍药百合香，不冷有春暖，不浓有清甜。绿菊又往东面里间，轻轻掀开帘，只探了头，静悄悄地瞧去。百鸟梨木床前拉一层云溪纱，隐隐现着向里而卧的纤细身影。

那就是没醒。

姑娘的脾性，可不是陶泥。

绿菊为难着，前头的不能得罪，里头的更不能得罪，就在那儿撩着帘子，进退不得。

突然，她的背就让人拍了一下，不重，却够惊吓。回头时，不小心动静大了，弄得竹帘要打门。

一只如剥壳笋尖般白润的素手，拉住乱摇的帘子，仔细拢上门边。

“墨紫！”绿菊抚着心口，“被你吓得魂都飞了。”

一双秋洗的水眸，任外面的好天光，漾出碎碎叶影。声音平稳无痕，微沉，仿佛清水中一滴翠绿般，令听者不能轻忽。

“鬼鬼祟祟的，闹醒了姑娘，你自己讨打，可跟我没干系。”

另一青葱手，稳稳端着桃木托碟，上有青烟底白瓷茶壶茶杯。比白瓷还细腻的腕上，一只手镯子都不戴。窄袖云色春榴裙，杨柳绿叶陈色比甲，腰间一条新茶绿银束带，连个香囊荷包也不佩，头发只用缎子扎紧。

这么素色的一个人儿，刚开始伺候姑娘的时候，贴在身后就像灰蒙蒙的一道影，绿菊过了半句才渐渐上心。

“墨紫，瞧你端茶来，姑娘可是要醒了？”姑娘醒来头件事，定要喝杯暖茶。

“约莫两刻。昨日姑娘醒得早，我怕万一又醒早了，茶来晚有得说，所以先备下。”墨紫看一眼窗边透进的阳光，“你今日守门值，跑进屋里来做什么？”

“该是小丫头干的活，到我们姑娘院子里，怎么就没个指派？”绿菊嘴碎，“摆明了欺负咱们。偏姑娘不计较，咱们还得轮值看门。大日头底下，晒得我嗓子眼冒



烟。我可不是怕晒，毕竟跟姑娘出过门，在外遭过罪的。我就烦回家还得干小丫头们的那份，叫前头的明里暗里挤对咱们……”

墨紫一边听着抱怨，也不打断绿菊，一边放下桃木托碟，取出梅花雪丝壶篮，将茶壶拢密实，免得茶走了热。等绿菊说完，墨紫的活儿也干完了。

“安妈妈可真坐得住。”墨紫要么不开口，一开口就给绿菊打了个雷。

“看我，跟你说着就忘得一干二净。这个安婆子，明知姑娘午后无事定要小憩，故意挑着时辰来的，一定要面见姑娘，非让我进来探探。你看该怎么办？”墨紫在姑娘身边的时间不过半年有余，但比起打小服侍起来的她，更能说得上话。

“安妈妈适才怎么跟你说的？”墨紫想知道得更详尽。

绿菊蹙眉歪蛾想了想，“她把门敲得急，我问她是不是让狗追了，她却说什么喜鹊的。”

墨紫双目乌弯弯如月，眸子里一丝诧异，“喜鹊？”

“可不？还说是不能等的事，其他各房都围着姑娘们打转呢。”绿菊说了个七七八八之后，压低声说，“听她说得好像真有喜事，可我想来想去，还是想不着到底有什么喜事。你说，年前姑娘回了这个家，老爷就把账本收走了。太太表面上和和气气，说姑娘这些年管着家里的铺子，又走南闯北太辛苦，让休息过立夏。咱姑娘这头休息，那头老爷就把账本交给四爷和五爷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白辛苦！”

“绿菊，既是姑娘决定了的，咱们只要做好本分。”想想那些高如小山似的账本，墨紫挑起青黛眉，心情颇好。

绿菊是这院里最没心眼的，一个，嘟起嘴，“我替咱们姑娘不值。辛苦这几年，为他人作嫁衣裳。”

“这话在咱们这儿说可以，到院外要是还敢多嘴，等姑娘罚跪石板。”墨紫劝诫。

绿菊想说那是当然，就听寝屋里传来一个娇嗔慵懒之声。

“外头有谁？”

“墨紫。”

微沉的音色轻扬。

两个声音，如两颗金珠子相碰，竞相生辉。

“进来吧。”如珠玉落盘，已不见那份慵懒，声音的主人是真醒了。

墨紫应着，端了茶，刚要去掀帘子。

绿菊却伸手替她打帘，嘻嘻一笑，往里就说：“姑娘，还有我。”

两人进到里间，一个撩纱束帐，一个倒水倒茶。

层层纱帐掀开，从云纸窗里透进来的光，照着床里起身的那个倩影。乌月髻，新柳眉，杏仁眼，粉莲唇。面若桃花，肤如玉蚌。皓腕轻抬，妙目一转。真真是明月佳人来，艳丽非凡。



裘水云，裘府三小姐，又称三娘，正是这院子的主人。

墨紫坐到床沿，将盛水的玉杯递过去。

裘三娘细细漱了口，又接了墨紫准备的暖茶，喝下半杯，这才觉得睡疲的身子能展开些。

“绿菊，你进来了，那还有谁在门口守着？”裘三娘披了外衣下床，走到铜镜前，拿起木梳，慢条斯理地梳发。

墨紫走去衣箱那儿，拿出一套霞金粉云涛裙和遍地花团锦簇宽袖袍，送到裘三娘面前。

裘三娘看了一眼，眉心淡拢，“又不出门，挑那么艳的做什么？换一套来。”

“姑娘，门旁有客，多半还要请你往前头太太那儿去。这春衫是太太前些天打发人送来的，天要再热，就不能穿了。”墨紫低眉顺目，仍托着那套衣服，丝毫不动。

绿菊心下就忖，这墨紫真不怕姑娘的脾气。若是换了自己，哪敢多言。可也怪，在她瞧来，每回墨紫自作主张，姑娘还都是不说什么的。

“过了节气才送，真是好母亲。我要不穿，又有名头说我的不是。”裘三娘笑得嘲意正浓，“绿菊，我知你守着门心里不舒坦。当着我的面，问你话，你也不像从前多赶紧回我。要不，明日我让白荷守门，你调回屋里来？”

绿菊一激灵，白荷是姑娘身边一等一的大丫鬟，因此姑娘这么说，当然是反话。

“好姑娘，千万别，饶了我吧。”她赶忙嬉笑着赔罪，上前拿过裘三娘手里的梳子，灵巧地绾起云鬓来，“一刻前，安妈妈来敲门，说要见姑娘。我回了姑娘歇午觉，可她非要让我进屋瞧上一瞧，又说能等。安妈妈是太太身前的老人，我也不敢随便打发了她，这才进来的。”

“怪不得你这妮子在外屋叽叽喳喳的，吵得我少睡两刻。”裘三娘就喜欢绿菊一双梳头的好手，并不会真为这点小事发脾气。这院里头的四个丫头，算得上是她的心腹。除了才跟她半年的墨紫，其他三个从小就跟在身边。能力且不去说，绝对信得过。

“姑娘，您都听见了？”绿菊手上不停。

“模模糊糊，光听见你的声音。”裘三娘对绿菊说着，却从铜镜中看墨紫一眼。

墨紫竟像立刻注意到了似的，说道：“姑娘，听安妈妈话里的意思，怕是有贵客临门了。”

“好得很。”裘三娘再一笑，明丽如春光。

绿菊满腹不解，不懂两人打什么哑谜，却安守本分。不该问的，不问。论聪明能干，她是四个丫头中最次的。论守规矩，她是最老实的，不绕肠子，不起花心思，唯姑娘的命令是从。

裘三娘这一声之后，屋里一下子就静了下来，再没人说话。绿菊梳完头，说声“好了”。



裘三娘这才说道：“绿菊，你出去让安婆子再多候一会儿，就说我正更衣。”

绿菊忙应着去了。裘三娘拿过墨紫手里的裙子，自己动手就穿上了。

墨紫在旁边看着，没有上前伺候的意思。虽然她跟着裘三娘不久，但该知道的，一点儿不比最细心的白荷少。裘三娘不喜欢让丫头们伺候更衣这些贴身事，几年来在外行商，自己打理已形成了习惯。

“等白荷和小衣回来，你就去打听清楚。”裘三娘拿出一面玉牌，“若有必要，出府也可。”

小衣，裘三娘身边另一个一等丫鬟。

“姑娘放心。”墨紫接过玉牌，放进比甲腰侧内袋之中。

“事情交给你，我自然是放心得很。别忘了当初救你时我说过的话。”不用人伺候，裘三娘动作很是利落，已然没有刚起床时千金小姐的娇柔。

“墨紫也说过，墨紫的命既是姑娘救的，定当结草衔环来报答。只要是姑娘的事，墨紫就当是自己的事，必竭尽所能。”墨紫怎么会不记得？这位裘三姑娘，硬是将昏迷的自己掐醒，让自己签字画押，答应当她的丫鬟以报救命之恩，这才肯让小衣去请大夫。

这事，除了她、裘三娘、小衣三人之外，白荷和绿菊并不清楚原委，只当墨紫是裘三娘外面买回来的。

她因此捡回一条命来，但对施恩必要回报的裘三娘，感激之情就不深了。

她本来并未真打算履行那张契约。她不愿屈居人下，自恢复意识之初，已经反复思考过逃走法子。但很快，她发现自己失忆了。从孩童起，一些面孔，一些场景，时不时跳进脑海里来。这些记忆虽然真实，却少得可怜。每每抓住一个片段想往深处挖，头就疼得要裂开了似的。两眼一抹黑，完全不清楚自己处于哪种境况，她才不得不推迟了原先的打算。

裘三娘是在一个叫玉陵的国度边界救起她的，她就谎称自己是玉陵人，因战事失去亲人，拿随身破包裹里一对耳坠上刻的“墨紫”二字当了名字，随口编出个十八岁，说不想再提前尘往事。

跟了裘三娘两个月，她见识到何谓巾帼不让须眉。这世道，女子出门经商是十分罕见的。然而裘三娘自十二岁起随父经商，至今已有八个年头。她早年丧母，由侧室扶起来的填房张氏虽不明着苛待，暗地里却手腕颇多。三娘就靠一张巧嘴，哄得父亲疼爱，才常被带出门去。因此，养得她性子重利轻情，从不把三从四德放在心上，对身边丫头们的要求亦是如此。要先能为她办事，再来才看身份地位。

至少，墨紫想，遇到这样不在乎礼教的商家女，总比落在贫户或者官爵大宅里要好一些。

墨紫能算会写，较普通的丫鬟婆子不知道精明多少，很快就得到裘三娘的重用。凡是棘手的，皆交由她去打点。绿菊以为是主子信任，墨紫则看穿了裘三娘这



是要把花在她身上的诊金和药费榨出来。

榨就榨吧。倒是裘三娘，上要斗母亲，下要斗弟弟妹妹，争家产，藏私房，那个忙乎劲儿。

而她，借丫头的身份，大树底下好乘凉。

“去把人给我叫进来吧。”墨紫回想的工夫，裘三娘已经穿戴妥当。

墨紫撩起帘子，等裘三娘走到外屋的榻上坐下，这才往门口廊下一站，不高不低传唤：“安妈妈，姑娘请了。”

就见安婆子穿过小院，笑得眼睛眯成缝。

“安妈妈，想喝什么茶？”墨紫脸上淡淡浮起一层笑，“我给您泡去。”

“墨紫，不劳你。我就是来传太太话，说完就走。”大概三娘院里的，唯有这丫头得体适宜，安婆子轻轻啧声，“这嘴恁甜，怪道讨人喜欢了。”

墨紫没接茬，帮着撩帘，“安妈妈，里边请。”不喜欢也得给好脸，要不然她如何能打听到前头的消息？

“三姑娘好。”安婆子福了福身，暗中闻了闻屋中的熏香，偷眼瞧着榻上摆设，默记在心。

裘三娘缓扣着茶盖，嗯了一声，“不必多礼。母亲让你传什么话？”

“姑娘合着都听见了？”安婆子作势打嘴，“瞧我这嗓门，莫惊了姑娘的觉。”

“惊都惊了，打嘴也该我让丫头们打上来，你自己能打疼自己吗？”裘三娘虽排行老三，但上头两个姐姐早夭，所以是裘家货真价实的大小姐。

安婆子纵有太太撑腰，也晓得主仆之分，心里咒着，嘴上却连声认错，又把来意说了，“太太今晚在双喜楼设宴招待贵客，请姑娘盛装出席。”

“贵客从哪儿来？”三娘懒懒一问，却不容不答。

“上都敬王爷的姨太太卫氏，与太太自小便相识的情分。她娘家老太爷过世，特地回来送一程。因太太常在信里夸姑娘们性情品貌百里挑一，欲借此机会，见上一面。”安婆子谨慎措辞。

“那么矜贵的人物，能见上一见，是我们当晚辈的福气。”上都敬王府？难不成真有这么好的事？

“那是自然的。三姑娘是咱裘府大小姐，天仙的相貌，性情更没得挑，定能讨贵人的欢喜。那位虽说是姨太太，但和敬王妃处得跟亲姐妹似的，常跟着前后伺候，认识不少上都的贵夫人。”安婆子把话说到这儿就差不多了，“三姑娘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您赶紧准备准备吧。老婆子还得回太太去。”

“墨紫，替我送送。”茶没动一口，裘三娘斜瞅着墨紫。

“安妈妈，我送您出去。”墨紫怎不知裘三娘是要让自己再套套话。

两人一前一后出了堂屋。



“安妈妈，这个您收下。”墨紫从袖袋里拿出三钱银子，“劳您久候，姑娘心里也过意不去。”

安婆子假意推了推，最后笑着收进香囊袋里，“别的不说，三姑娘对咱们底下人最大方。”

墨紫淡然看在眼里，“听妈妈之意，那位姨太太是想在咱裘府的小姐里选一个出去？”

“可不是，也不知道谁有这个福气。”安婆子见钱眼开。

“是帮谁家说亲？”

“还能帮谁？当然是敬王府里的少爷。所以我才说是福气。”安婆子不看僧面看钱面。

墨紫又塞了五钱银子，“哪位爷？”

这回，安婆子也不推了，直接收好，“墨紫，换了这院里的别人，再给银子，我也不会多嘴一个字。”

“妈妈，善心善报。我家姑娘要是嫁得好，定然封你一个大红包。”

“三爷。”安婆子看到绿菊，就压低了声。

“庶出？”墨紫最后一问。

“从敬王妃肚子里生出来的，怎么会是庶出？”安婆子说完，就到了院门口。

“安妈妈好走，墨紫不远送了。”墨紫站定，亭亭玉立。

安婆子听身后上了门闩，一回头就有些懊恼，“这个丫头，能人。”自打了一个嘴巴，打算在太太面前只字不提她漏出消息的事。

再说墨紫回了屋，见裘三娘在桌前翻开一本字帖。

“如何？”裘三娘问。

“那位姨太太就是来相面的，替自家三少爷选人。”墨紫上前，捉袖抬腕，研墨。

“庶出？”裘三娘也问。

“姑娘，我也是这么问的，可说是嫡出。”墨紫将笔蘸饱，递了过去。

“嫡出？”裘三娘冷冷一笑，笔下的字刚劲，欠女子的温柔，“敬王府嫡出的三少爷为何要娶商户家的小姐，还大老远跑到咱们这儿来？多半啊，不是这人有问题，就是这府有问题。”

自古以来，商为轻。就算富甲天下，家里若没有一个为官为学的，还是低人一等。

裘氏一族，上三代曾经捐过六品小官，到了裘三娘的祖辈，朝廷取消捐官制，就再没出过一个当官的。裘四、裘五皆纨绔子弟，读书科考有如登天。这二位能否守得住裘氏上百年家业，不是墨紫关心的事。裘三娘是女子，总要出嫁。嫁出去，跟了别家的姓，就是别家的人。而墨紫既打算暂时跟着裘三娘，当然裘三娘好，就是她好。



“敬王府可不是一般的门户，若花功夫打听，定有蛛丝马迹可循。”墨紫并不急。

裘三娘练字从来不过半页纸，放下笔，蹙眉甩甩衣袖，“白听了你的话，巴巴换上这套衣服，坐着就觉得闷热。”

“姑娘要不要去九娘那儿坐坐？前些日子她提到姑娘的紫木蝶纹簪，这不，我又雕了一根，正好拿去送她。”九姑娘年方十岁，是太太的嫡亲闺女。

墨紫聪明，裘三娘也是明白人，当下就抿嘴一笑，“拿来让我瞧瞧。”

墨紫出了屋，不到半刻就回来了，将新做的簪子放在书桌上。

裘三娘细细瞧了，不禁赞声好，“这蝴蝶就像要飞出来似的。瞧瞧这手艺，一天比一天精进，我算没白救你。”

墨紫垂眸，浅浅一笑，半点不显倨傲。

她的木工手艺，是跟谁学的，学到什么境界，她完全不记得。只是左手一拿刻刀工具，就闲不住了。她的右手比普通女子多一样本事——算盘，能打个七七八八。因此，墨紫左右手一样灵巧。裘三娘戏称，她是救一个，得一双。

在墨紫眼里，裘三娘不是没主见的女子，但她善于用人，愿纳良谏而不存妒忌，目光高远，能进能退。因此，她身边的丫头有较她强胜的一面。

这要换个主子，绝不会容忍奴婢仆妇对自己指手画脚，哪怕沾上一点点越过主子的自作聪明，必会警惕万分，想方设法给磨光了锐气。没那么狠心眼的，也会让牙婆子把人领走，再找个老实明白的，慢慢调教。

而墨紫，是一个难得让裘三娘无法琢磨透，却又舍不得弃之不用的人。不仅因为那一双左右皆能的手，还有令裘三娘也要感佩的聪明伶俐。墨紫身上似乎有很多谜，可胜在安分懂事。对裘三娘而言，足可用。不过可用多久？裘三娘自认一双利眼，一直静静观着。

此时，墨紫提到九娘，裘三娘就想，多玲珑的心思。

“叫绿菊陪我去一趟吧。”裘三娘起身，“她要再看着院门，指不定要在背后说我偏心。”

“我把白荷和小衣叫回来。”墨紫看看天色，“顶多去半个时辰。”

“都快去快回吧，我可还得盛装呢。”裘三娘呵呵笑两声。

墨紫就把绿菊喊进去伺候，自己出了院子。

裘家是洛州数一数二的大商户，至今已富了五代。如何发的家，墨紫不太清楚；如何由盛走衰，她却看在眼里。

偌大一个裘府，处处雕梁画栋，廊环九转，碧湖翠桥，奇石美园，外头的平民百姓根本想象不了的奢靡，如今却已经在用老底了。裘老爷这两年身子一日不如一日，靠名贵药材补着吊着，就跟无底洞一般，根本填不满元气。唯一有能力打点铺子和生意的裘三娘又在年初让张氏叫回了家。多是这位由侧室扶正的夫人吹了枕



边风，裘老爷一句话就把账本和库房钥匙从女儿手中收回去，交给了张氏的两个儿子。

张氏拿到账本和钥匙时，拉着裘三娘的手，把辛苦了这话说得那是情真意切。一转身，就把儿子儿媳妇叫到自己院里说了半日的事。绸缎的生意交给四爷，茶米铺的生意交给五爷。家中库房钥匙自己一把，四奶奶一把，五奶奶则掌管府中日常物品的采买。

亏得裘老爷再没有侧室，只有三个上不了族谱的姨娘。三姨娘四姨娘生的是女儿。五姨娘倒是生了一个儿子，不过庶子在这个时代得不到太多财产，有些更是要靠正房兄弟接济的命运。加上张氏善于心计，恩威并施将三人控制得牢牢的，平时大气都不敢出。

因此，这裘家就等于让张氏的两个儿子瓜分了。

墨紫瞧那两个不学无术的，要看出账本的问题来，少说也得一年半载。

心中想得，她的步子却是不疾不徐，从偏僻的一角沿着湖畔，又绕进杏树林，往正院厨房去。

白荷只要不轮值，就会一头扎到厨房里，跟她的干娘学做菜。她也跟裘三娘出去过，南北菜系吃过就会，一手好厨艺。不过，她在三娘手下，并不是厨娘，而是管事的大丫头，管着墨紫三个，还负责照料三娘的身边琐事。要说做菜，就跟绿菊没事爱绣个手绢荷包、小衣没事爱爬树、墨紫没事爱摆弄木头一样，喜欢罢了。

正值花期，粉嫩嫩的杏花开在枝头。风一吹，飞起一群白蝶。三日前，张氏在此摆宴赏花。三日后，偷懒的丫头们仍未拾掇干净。空气中残余的酒微酸。

早先刚热闹过，如今这大日下，除了墨紫，再没有别的人影。她专心避开脚下的碎杯冷羹，等眼前突然一座假山挡住去路，才发现自己走偏了方向，来到了平澜园的附近。

平澜园离主院厨房不远，不过要多走一段假山花园，上一折九曲桥。墨紫倒不介意多走折路，只是这平澜园里的主人，让她想要躲远罢了。

平澜园里住的是裘家老五，年纪小了裘三娘三岁。成亲前，一屋子的丫头都被他沾过身，外头又娶进两个侍妾。成亲后，五奶奶的四大陪嫁丫鬟一个也没放过。为这事，五奶奶没少闹。张氏本想护短，却又眼红儿媳的陪嫁银子，当着儿媳的面训过儿子几次。大概私下同儿子对过口，好不容易消停了个把月。让五奶奶同四奶奶掌家，就是出于安抚。

消停也只是五奶奶跟前消停。背着她，裘五照旧偷香窃玉，不亦乐乎。裘五之所以有艳福，因他生得堂堂一副好相貌，手里花钱如流水。稍不正经的女子就容易勾搭上，还能从他身上捞金得银，何乐而不为？他那院子，一窝丫头皆是能人，争风吃醋，彼此抢宠，互相攀比，高捧低踩，从不真正清静。

墨紫瞧近来不再闹的五奶奶，猜她只剩守着正室位子的心思了。可怜，嫁进来



两年不到，花一样的年纪白白糟蹋在裘五手里。

碎步快走，再绕个弯就到九曲桥，突然看见石子路上一枚闪闪发光的金色镂空小球，心里立喊不妙。这么贵重花哨的坠饰除了裘五之外，不作第二人想。还有，身旁假山层层叠叠，按着主子的心思，不知藏了多少暗穴内洞。

千万，千万，别让她撞上倒霉星。

墨紫这么一想，赶紧将目光瞅往另一边，特地要去忽略那金球。结果呢？一方要飘不飘的鲜红抹胸，差点刺瞎她的眼睛。

真要让她不好过，是不是？怕惹事，她从来能躲就躲，能瞎就瞎，低头弯腰，卑微到底。她过了这山，上了那桥，随身后的两个如何翻滚浪花，都不关她的事。

拎起裙脚，她打算小跑。要知道，丫鬟的命不值钱，撞破主子的龌龊事，说不定一顿乱棒，就随便埋进后园当花肥了。

可惜，晚了一步。假山后头窸窸窣窣，露出半只松垮垮的男子宽袖。

墨紫秋水漾的眸光乍现，眉梢轻挑，急中生智。

这急中生智的一招，倒也不复杂。总比没头没脑闷跑，让人逮到心虚的背影，又给认出来，强上一筹。

先将脚底的绣花鞋尽最大努力踩得啪啪响，同时脱下身上比甲，故意显出里头二等丫头统制春裙，又把比甲白绸里子翻过来，挂上手臂，充作一件外衣，然后以假山洞中能听到的声量喊出话来。

“姑娘，您在桥头等等我。要是着了凉，太太怪我们没眼色，不好好伺候。”一瞥眼，那半只袖子不见了。心道，好极。

墨紫弯腰捡起一颗挺大的石子，用力朝湖里扔去。满意地听到咚一声之后，接着快步走起来，还不忘继续自编自演。

“姑娘，您拿湖水出什么气？姑娘，别走啊，等我，等我。”上了桥，墨紫可顾不得莲步轻挪。两大步一小弯，衣袖让湖上的风吹得簌簌作响，犹如点水翠鸟，眨眼工夫，已到对岸，绕到园门后头去了。

也不好去回头偷瞧热闹，她调整了呼吸，伸手抚弄因疾跑而飘起的碎发，恢复不慌不忙的步伐。

啪！一颗小石子滚落到她脚边。

墨紫脚步一顿，垂眸又抬眼，立刻留意不远处那棵百年老榕树。

啪啪！两颗小石子，一颗接着另一颗，追逐到脚下。

别人不会发觉，但墨紫眼尖。三颗小石子，圆得光亮，毫无棱角，显然是让人磨成那样的。

“小衣。”她嘴角轻勾，微仰头。往树上看来，见叶子那么小，虽然枝密干高，仍有阳光漏下金线。这丫头，到底躲哪儿了，行迹丝毫不露？若不是她已经过了练武的



年龄，一定得偷学两招。

耳边突感风动，她本能地回头转身。五根青葱指，离她肩膀半寸。她装作吓了一跳，倒退几步，轻拍心房，一脸惊魂未定状。

“哎哟，吓死人。小衣，你倒是早点出个声啊。”她虽懂得基础的格斗技巧，五感也比常人敏锐些，但因为说不准是最后的自保力，即使微不足道，也藏深了。

小衣将掖在腰间的半边裙角放下来，双手打齐裙边，前后左右转着眼珠，确定白绸裤已经盖妥当，这才嘻嘻冲墨紫笑。

“瞧见啦？”

眼小鼻平，不是美人。细高身段，不窈窕不纤弱。会武。跟墨紫她们能说上话，对他人寡言少语，只听三娘吩咐的小衣，最忠心。小衣的武功从哪儿学的，墨紫不清楚，不过感觉身手很不一般。知道小衣会武的，只有四个人。出了院门，小衣就显得有点笨手笨脚。是跟三娘久了，才升上的一等丫头。

“眼对眼了，还没瞧见吗？”墨紫伸出手，利索地摘去小衣头发上的叶子，“藏哪儿了？怎么我每次都找不到你？”半年下来，她对这几个有真情实意。

“若连你也瞒不过，我这身功夫就白练了。”小衣高过墨紫半头，与三娘同年，可心性孩子气，“我不是问你有没有瞧见我，而是那边。”下颌抬高，往墨紫来时方向一努。

墨紫这下才真吃惊，黛眉蹙起，又松展开来，半嗔半笑，“小衣，你爬这树之前，在哪儿？”

“假山上……”小衣捉一下自己的耳垂珠串，“睡觉。”

“睡得可香？”太阳那么好。

“很吵。”小衣嘟嘟嘴，“女的哼哼唧唧，像唱戏，又不如小花旦好听；男的……”

墨紫打断小衣的形容，不想让脑中上演逼真画面。

“小衣，那种……戏……以后少听为妙。”

“哪是我自己愿意听？睡得好好的，叫人吵醒。想着那两人就是说话，却听得我直起鸡皮疙瘩。哥啊妹啊可亲热，然后哥就脱起妹的衣服来。”小衣说着就瞪圆了眼，“我趴那儿，才有点精神，两人就猫洞里去了。接着，有音没画。说不定能打探打探，我硬没走。结果，咿咿呀呀，嗯嗯啊啊，啥话也没有。”

“小衣……”墨紫嘴张了一半，阻止无力。

大太阳底下，她脚下趔趄擦过凉风，但觉恶心得小疙瘩沿着小腿往上攀登。不知哆嗦一下，能抖到地上几个？

小衣跟着三娘走南闯北，那个楼这个巷，去过不少，故而说起来脸也不红一下，“我真是想帮咱姑娘偷听的。再说，石头园里，偷鸡摸狗的事有什么稀罕的。哪天不来这么一出，才奇怪。”

石头园，就是平澜园。因裘五那偏爱假山石洞的恶嗜好，小衣取了个别名。



裘府里因着风流倜傥的裘四、裘五，暗地里的龌龊事可不少。裘老爷身体好的时候就爱寻花问柳，如今虽然不中用了，却管不了自己儿子。裘四不爱吃窝边草，只爱外头狎妓。裘五内外兼顾，稍有姿色，就随处发情。

张氏觉得对裘四不用操心，对裘五是这么管教的：你屋里的，我管不着。出了你的院子，要什么丫头，你得先跟我说。收房也罢，当妾也罢，正正经经当件事办了。别让外人说我们裘府没得好做派。

“那你也是没出嫁的好姑娘。偷鸡摸狗的事，听多了不舒服，容易生病。”

“我最怕生病。”小衣忙说，“以后，再不听了。难怪，耳朵也不舒服。”

墨紫见自己如此轻易地就把小衣唬住了，挑挑眉，笑过就摊开掌心，“小衣，寻个树洞帮我藏一藏。”

一枚金色镂空小球，映得粉雪般的手掌澄黄。阳光缩成数道小孔，如珍珠散落。

这是裘五的随身物，裘五同艾莲那丫头寻欢时，掉落在地上。墨紫趁弯腰捡石头时，就把它也捡了。

要是裘五和他屋里的小丫头乱来，她才不会如此鲁莽。不过艾莲，却是裘四唯一的收房丫头，还是太太赏的体面。府里传言裘四很宠艾莲，说不准很快就要抬举做妾了。如今裘五碰自家兄长的女人，岂不是叔嫂通奸？

因此这小东西，有没有用，全看她如何打算。可放在身边，也得小心反惹祸上身。最好就是藏着掖着，等合适的时机。

“这是男子佩饰。”小衣只看出三分，又笑嘻嘻的，“墨紫……”

墨紫将金球往小衣手里一塞，“姑娘吩咐的，还不快去？”

“不早说。”小衣唯三娘的话是从，荷包尖绣鞋一点，要走。

“东西放好了，就赶紧回去。太太今晚宴客，姑娘跟前少不得要我们伺候。”墨紫销了小衣这半天的轮休。

小衣应着，往西面去。墨紫自去找白荷。

正园里头，安婆子正给张氏回话。

“用的是您年前给她的那只方眼铜炉，点的芍药百合香。我闻着还是九姑娘前些日子让人送过去的。摆设没什么变化，各式用具跟六姑娘、七姑娘都是一样的。她身上穿着云涛裙和团花宽袖袍，正是您让做下的那套。”竟将三娘屋里的情形，甚至三娘穿什么皆一一报上。

“你瞧她是卖乖，还是真安于本分？”上座的，一个雍容华贵的中年妇人，淡淡吹开盅盏热气，小口小口啜饮着补品。云鬓高堆，缀以宝石金钗银步摇。手指戴金戒，腕上洁白玉镯一对。身穿蓝底梨花春风裙和锦绣十彩紫云东来比甲。

“太太，账本咱们点过了，一本不少。三姑娘交给您的银票也跟总账对得上号。查总账的，是我家老头子。我们夫妻俩跟着您陪嫁过来这些年，他那算盘珠子还没